

# 跨媒介为文学叙事带来了什么

## ——吟光《港漂记忆拼图》多人谈



李洱，作家，北京大学教授



宝树，科幻作家、译者，中国作协科幻文学委员会委员



宋嵩，《长篇小说选刊》杂志主编



刘怡，中国图书进出口(集团)有限公司海外业务中心国际营销部副经理



吟光，青年作家，跨媒介创作者，《港漂记忆拼图》作者

昆曲、影片、纸质图书，当这些媒介融合起来，会达到怎样的效果？吟光的《港漂记忆拼图》给出了尝试。这部长篇小说以香港的文化想象和“港漂”记忆为基底，将科幻与昆曲美学相结合，从不同角色的视角出发进行叙事。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，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邂逅、相聚、分别。作者特别邀请了中国美术学院师生、昆曲艺术家、音乐家及乐队，为图书提供影像和音乐支持，实现了一种交互式、跨媒介、沉浸式的创作试验探索。

李洱：吟光的《港漂记忆拼图》采用了“分布式叙事”的方式，或者说“立体叙事”。通过扫描书中的二维码，我们可以通向文字之外的另一个世界，既能够通向未来的科幻空间，也能够通向最悠远的历史遗存，比如昆曲的艺术世界。吟光在小说中采用了跨媒介、跨门类的表现方式，为小说打开了广阔空间，二维码背后的世界与纸质书的世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。

宝树：吟光的创作给科幻带来了一个新的方向或者说新的维度，一是她运用了多种多媒体手段，一扫码就出来一个影片或音乐，一般人想不到这种方式。科幻就是写最先锋、最新潮、最开放的东西，用电脑写出来的科幻和以前用笔写出来的科幻当然会不太一样。二是小说的叙事方式，这种多人第一人称视角叙事(POV)的方式在奇幻小说中常用到，但确实还比较少见，这种叙事方式能够带我们从不同视角、不同立场去看这个世界，体验到不同视角之间的交互。

宋嵩：我们上大学时，教材里有一章是展望未来的文学，并列了若干可能，其中有一种叫做“超文本小说”。这个东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外已经有不少了，算是网络小说的雏形，点开一个超文本链接，就会出来一段文字、一首歌曲、一张图片或一段动画。吟光这部小说实际上可以被称为“二维码小说”，用二维码的形式，把传统小说变成了一种综合艺术。我希望这部书的出版可以倒逼我们现有的出版形式，推出更多让读者耳目一新的作品。

但我还要提一个问题：这些多媒体的形式，似乎对小说叙事没有产生太大影响。虽然小说已经呈现出了综合性的艺术形式，但歌曲是歌曲，动漫是动漫，文字还是文字，并没有真正融合在一起，歌曲或动漫没有真正起到承载叙事的作用。如何把这些丰富的形式真正融入一部面向未来的作品，这才是

我们更应该关注和讨论的内容。

刘怡：我觉得这些媒体的加入，会让这本书的传播性增强，因为文学的传播强度自古以来与它所依托的媒体有很大关系，比如远古时的文字要刻在兽骨或兽皮上，成本很高，所以不具备广泛传播力。文学传播的成本越低，传播力就会越强。多媒体手段的加入，会让作品具备更强的国际传播力。

李洱：上世纪60年代，在美国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文本，意大利作家艾柯对此有过论述，他谈到互联网可以让一篇小说跳到不同的网页，这种情况是存在的。但问题是没办法保证所有材料都有一个总体性的叙事风格，写作者或许无法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，而风格是一个作家存在于世的最重要的标志，它意味着作家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，有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方法。如果一部作品由各种链接和二维码构成，那么作家的风格将不复存在。吟光的这本书，目前来看，书中由二维码所构建的世界和小说本身是一种并置关系，叙事始终保持着一贯的风格，这非常可贵。

吟光：跨媒介的方式对叙事是否有所帮助？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其实我一直都在思考和探索。我曾在《十月》杂志上谈到“科幻叙事方法论”，这是我个人提出的一个尝试。当我们说到未来文学或科幻文学的时候，通常会关注“主题”上的革新。我们写作肯定是要写前人没写过的东西，但我发现大家好像还是比较关注内容、主题、主旨上的创新，即便是科幻，大部分也都是用传统的方式去写一个未来的故事。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形式上的探索，或者说文学内部的叙事方法，先锋文学曾经做过一些尝试，后现代也在做这样的尝试。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来到视觉文明的时代，我们要承认它对我们的影响早已到来。

回到作品本身，这部作品还是相对比较传统的，是在写完文本的基础上，去跟不同的艺术家、音乐人做跨界合作。其实我们理想中的“分布式叙事”或者说“跨媒介叙事”，是指这个故事本身就由多种媒介构成，如果你不看完不同的媒介，就不能读完整个故事，它跟传统的小说改编影视是不一样的。传统叙事和多媒体能融合到什么程度，又应该如何更好地出版和传播，这是我接下来要继续探索的事情。

另外还有一点，就是读者要参与叙事。真正意义上的“分布式叙事”，除需要多个艺术领域的作者共创，还需要读者参与叙事，相当于像沉浸式戏剧一样。读者可以改变叙事方向、挑选结局，甚至自己参

与叙事，这在后现代文学中是有试验的。当然，如果真做到这么极致，那就更难发表了，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或许会动摇一些文学原本的评判标准。李洱老师提到一部作品要有强烈的作者风格，如果真到这一步，连作者都被分化了，读者和作者共同参与叙事，这是否还符合传统的判断标准？我们能否建立起一个新的标准，去中心化能否真正实现？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宝树：宋嵩提出的这个问题，有一部分是书本这种形式导致的。书和多媒体再怎么结合，也只有通过扫码去打开另一个东西，再用电脑或者手机去听、去看，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去做。但如果换个载体，比如说直接用手机、电脑、iPad或者更先进的设备去阅读，这种结合会更好。比如很多著名的影视金曲，它是和剧情同步开始的，大家很自然地就会记住它。还有就是对不同结局的选择，在电脑上也会更方便，鼠标点一下A或者B，就会出现下一个故事。这在纸质书上就很难呈现，效果远不如在电脑上好。

所以我们在拓展内容眼界的同时，也要拓展媒介载体的眼界。

宋嵩：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刚才在说综合艺术，似乎各种艺术都能被综合到游戏里，那么电子游戏会不会成为所有人类艺术的终点？吟光这部作品特别适合改编成游戏，这种不同视角的叙述方式，在电子游戏里的应用是最多的。

刘怡：说到游戏化的创作，这方面童书走得稍微远一些。比如家长买到一本书，它可能是一个盒子，所有游戏元件都在里面，小孩子或者家长去读的时候，可以在关键环节上选择情节走向。回归到成人文学，就像宝树刚才讲的，我们需要考虑用什么样的载体，去让读者的阅读更为方便。



图为中国美术学院创意设计学院师生以《港漂记忆拼图》为创作土壤，制作的科幻短片截图



2010年，我从内地考入香港的高校求学，到如今已过去十多年。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杂糅在一起，不免成了“情载哀”。1997年出生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，香港这个多元乃至爆炸式生长的大都会，这个充满赛博朋克味道的繁华闹市，在传统性与未来感的交织中一路向前。

踏上港岛之初，我曾怀抱对繁华的无限向往与期待，却在置身其间的时候茫然四顾。每个人步履匆匆间都是无着无落地飘浮半空，好像被谁催赶得满头大汗，连带我这个异乡客，也患上无从归属的症候。

那时我不想写东西。就算写，也不是关于此地此在，而是些虚无缥缈的云中幻想。也许还未跟这里有联结，也许始终是个局外者。直到几年后辗转离港，乃至后来去了更多地方，才发觉自己说话、做事、在路上，同样的步伐匆忙，原来已然沾染了印迹。但待到再赴港，又仍是跟本地人截然不同。就像在港时不适应开进右车道，过几年回内地，有时又不自觉开到左车道上。

有了情感的共鸣，便想写些东西了。故事越写越多，成为形形色色的“港漂”拼图：过客，游客，驻留，离开……理性与非理性交织，因为记忆的混乱，叙事线也错综复杂，弥漫的情绪倒是一致。我固执地相信，古典主义的慢、美、平和冲淡，是拯救现代都市琐碎日常的心灵寄托，所以在文中加了个戏曲演员/吟游诗人的角色，或是对故乡和艺术的情结。在外漂泊、踏过艰辛的时刻，身体无法回到旧土，便是得见乡人，听到几句乡音、一阙家乡的旧曲，是否能得些慰藉？

许多个在港的夜晚，我独自趴在冷气十足的冰凉图书馆的电脑前，耳机中循环着荒凉的声音，构成了很多年后对“港漂”日子的印象。失忆、错序、瞬间、闪回……寒冷让记忆破碎支离，为了组成拼图，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处理记忆。或许是心境受到影响，“港漂”系列小说也沾染了这样的凄冷气，科幻作家飞鼠称之为“画风冷郁”，华文作家黎紫书则说“读了让人心有戚戚焉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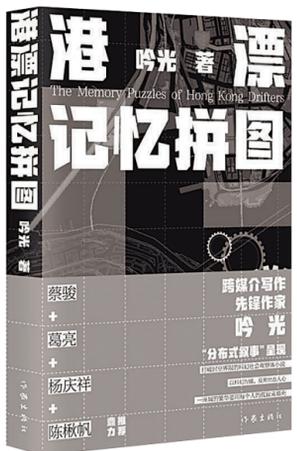
从个体孤寂开始，逐渐走向社会观察，全书篇章的排布既按照成文的先后顺序，也跟心智的成熟过程、文风的变化等糅合在一起，勾勒出流动场域中的群像。这一系列故事风格迥异，穿插有各色新移民，文艺青涩的、忙碌奋进的、悬浮游离的，也有落于地上的港人港事，还有外来游客的猎奇旁观，情节上互生枝蔓，以视角切换来连接故事。大都会的多元性体现于此：从不同的视角，每个人如何看待自己，又如何看待他人？其实了解自己已经如此困难，更别说理解别人了。人能心理自洽就很不易，遑论还要兼顾他人眼光。

除了故事和主题，我也想在叙事策略上同步革新，试验一下形式和内容的统一“未来化”，不仅讲“科幻”的故事，而且“科幻地”讲故事。视点人物，交互式写法，跨媒体、沉浸式叙事，这些都可以被统称

# 寻找都市中的心灵寄托

## 《港漂记忆拼图》创作谈

吟光



《港漂记忆拼图》吟光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3年8月

为“分布式叙事”，小说并非一部仅被阅读的作品，而是一场多平台参与的体验：邀请昆曲表演艺术家施夏明与作曲家周天歌共同打造昆曲电音《荒·生》，读者可在阅读过程中播放，走向机械生命与自然山水相交融的后人类世界；进入中国美术学院创意设计学院媒介与交互研究所的实验课程教学，以小说为底本，衍生创作全景式“媒体剧场”《未境之像》和故事线索图；在书的开篇和结尾设置专有的篇首曲、篇尾曲，作为另一维度的延展附在书中。

香港，这个勾起几代人无数回忆的大都会，从这里孕育诞生的小说、音乐、影视剧乃至服饰妆容、粤菜美食等，塑造了时代的印记，揉搓成国人的集体想象和文化记忆，也是许多作品中始终萦绕的回声。从国际范围来看，许多科幻未来的想象也从这里出发，混杂的建筑风格、狭窄拥挤的街道、多语种夹杂纷飞、花花绿绿的shopping mall、摩天大楼上悬挂的密集灯牌……涂抹出赛博朋克的底色。时代齿轮总是多情又无情，多情是总会留下印记，无情是依旧一往无前。这么久过去了，科幻美学是否有所创新，前路又在何方？

如何与自己言和，让身居城市中的个体从容自处，这一切我仍在求索当中。尝试理解他人，是有意且必要的，因此有了本书的第九章，希望大家哪怕短暂地放下边界，体验“成为他人”，推动传播一种更为广泛的时代精神。

2021年，粤语文化重拾梳妆，以“大湾区”的新面貌再次掀起热度。香港艺人重新受到追捧，粤语老歌被改编传唱，就连“湾仔”的生活态度、饮食趣味都被关注。这股热潮会带来粤语文化新的春天吗？而千禧年以后生活在那里的个体，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？这本《港漂记忆拼图》，能否成为某个开端或填补空缺，以“分布式叙事”的主旨和策略，促进阅读者们交换身份、理解他人、建立共情，建构一个互融共生的社会？

期待历史给我们答案。

# 人类将走向怎样的未来

## ——评科幻小说《神秘逝者的诤言》

费虹



李门的长篇科幻新作《神秘逝者的诤言》，讲述了宇宙中的三个星球、三种人类(香登人、龟当人、太阳人)，因救赎与反救赎、争霸与反争霸、永续与反永续而产生的恩怨情仇与反复较量，情节惊心动魄，悬念跌宕起伏，将读者带入令人震撼的科幻世界。很难想象这部充满奇思妙想的长篇科幻小说，竟出自一位80岁的老先生之手，让人对作者心生敬佩之情。作者聚焦人类自身的缺陷以及生存、发展和永续问题，对人类社会历史与现实提出了新的哲学思考。

社会科技的飞速发展，给人类带来了极大便利，同时也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。人类将走向怎样的未来？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充满忧思，许多科幻小说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但如何解决，却没有具体答案，或者说没有绝佳的答案。有些作品虽然给出了答案，但并未能就人类本身存在的重大问题深度探索；对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，亦少有涉猎。《神秘逝者的诤言》一书的主题则充满哲学意味，让人感觉到有种哲学性的思考萦绕在字里行间：我是谁？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

我是谁？这个问题在香登人与龟当人对峙、救赎太阳人的过程中获得了答案。太阳人是由龟当人改造后的产物，香登人为了避免让太阳人重蹈龟当人的覆辙，企图拯救太阳人。在宇宙各星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，太阳人的科技水平仅是香登人和龟当人启蒙阶段的水平，太阳人在进化过程中始终处于被改写、被定义的地位。但在三者的较量中，太阳人中的佼佼者(即摆脱龟当人桎梏的少许地球精英)却帮助善良真诚的香登人战胜了邪恶凶残的龟当人。他们逐渐融入香登人团体，并获得自主权和话语权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太阳人是可以自我救赎来获得新的生存发展机遇的。以欧阳哲、姚仁礼、陈东方等中国人为首的太阳人佼佼者，是拯救地球和宇宙的重要力量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“仁爱”“中庸”等思想，也给治理地球和宇宙带来了新希望。

我从哪里来？作者用科学幻想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小说是这样记叙的：几十万年前，龟当人抵达地球后，改变了尚栖息于树上或洞穴的部分猿猴们的基因，同时也将争强好斗、狡诈凶残的性格传给了这些猿猴，使它们迅速进化成为人类，而另一些没有被改造的猿猴则进化得十分缓慢。因为基因的改变，人类在其发展历程中充斥着无休止的斗争、背叛与杀戮，仅在某些特殊历史阶段出现突变，诞生了孔子、孟子一类代表人类文明思想成就的优秀人物。小说以科幻手法对人类起源进行了别样阐释，不失为具有科幻色彩的一家之言。达尔文的进化论断定了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，李门则在这一课题上做了更为大胆的科幻猜想。

人类将走向何方？这个问题是小说的核心。龟当人所生活的星球，曾经也像地球一样绿意葱茏、生机盎然，但世世代代的战争将美好的一切毁灭殆尽。现在的龟当星球焦土遍野、海水灰暗、天空阴沉、一片死寂，龟当的自然人已全部消亡，统治星球的是当初龟当人制造出的机器人。太阳人如今正在走龟当人的老路，战争不断，争霸持续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，核战争一触即发，如果任其发展，只能走向毁灭。作品始终贯穿着强烈的忧患意识，对环境的严重破坏、对资源的粗暴掠夺、地球上空密布的核战阴云，极有可能成为人类自我

毁灭的主要因素。无疑，作者对龟当人和大部分太阳人的价值观是否定。小说通过描写香登人，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图景。香登人掌握着宇宙中先进的科学技术，可以在星际间自由航行。他们居住的星球即将毁灭，但他们仍试图用先进的科技进行拯救，同时把寻找宜居星球作为首要任务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们绝不会用自己的高科技手段去霸占其他星球。香登人友善仁慈、勇敢坚强，他们的世界没有欺诈，没有利益之争，没有国家、政府和法律，也没有婚姻、家庭与家族，但有爱情和友情。在那里，智慧、能力和知识的获得轻而易举，衣食住行随心所欲。这样的社会形态，可算是作者对未来理想社会图景的一种构想。

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科幻感，是科幻小说写作的基本条件，也应是科幻作家的基本功。小说中脑洞大开的情节比比皆是：可以随意变换形体的万变巨型飞船，火星矿洞采集“绝杀”气体，星际航行穿越黑洞和虫洞，掘地“神鼠”，神秘意念，“太阳人村”村落遗存，以及与龟当人的星空大战、海底大战、地下大战等，无不充满神奇瑰丽的想象，让人叹为观止。读者的思绪也会插上想象的翅膀，翱翔在浩瀚神秘的太空之中，体验或新奇、或紧张、或舒展、或荡气回肠的奇妙感觉，获得全新的审美享受。

作者丰富的想象力究竟来自何处？我不禁猜测：也许他在夜间仰望浩瀚星空，浮想联翩，进而幻想某些星体上生活着香登人或龟当人那样的高级智慧生命；也许他记起了关于“飞船”“黑洞”“虫洞”以及宇宙和外星人的种种传闻；也许他从某些古老记载中获得灵感，如香登人的“足马”可能是受《水浒传》中神行太保戴宗的甲马启发，“神鼠”会让人联想到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土行孙，更多的则是作者自己天马行空创造出的奇异景象。我们在赞叹李门的奇妙想象力的同时，也敬佩于他的科技、天文知识竟是如此丰富，更重要的是他能将这一切都天衣无缝地融入小说机体之中，创造出一个感人的科幻神话。

从欧阳哲、姚仁礼、陈东方等人被香登飞船劫持到火星开始，宇宙中三种智慧生命的前世今生、恩怨情仇步步推进，矛盾冲突环环相扣，时而险象丛生，时而柔情蜜意，时而紧张激烈，时而舒缓温婉，动静交错，张弛有度，使读者的阅读情绪获得自然调适。现实情境穿插于虚构世界之中，虚构画面连接于现实世界，两种画面快速转换、相互穿越，将精妙镜头如蒙太奇般一一呈现出来。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对话，美的韵味始终萦绕其间。对火星、香登、龟当独特景色的描绘，让人身临其境，感慨万千。浸润了《诗经》风韵的香登人歌舞，营造出具有中国文化气息的奇妙氛围，使这部科幻小说在忧患与危机感之外，又生发出一缕美妙的诗意与柔情……这也是小说引人入胜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小说在情节设置、环境描写及气氛营造等方面，都具有科幻小说奇幻神秘的特色，大部分人物的塑造也具有较突出的个性特征，整体来说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。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，对主要人物的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刻画略显薄弱，对男性香登人严重缺失现象的说明亦稍觉牵强。但瑕不掩瑜，《神秘逝者的诤言》仍不失为一部有新意、有质量、有高度的社会科幻小说。

(作者系六盘水师范学院教授)